

拍案驚奇





第一輯
第四種

拍案驚奇

三十六卷

明·凌濛初撰



據萬元樓刻本排印
貝葉山房張氏藏版

中國文學珍本叢書

第一輯 第四種

中華民國廿四年十月初版

拍案驚奇二冊

普及本實價 七角
特印本實價 一元

著撰者

凌濛初

校點者

張靜廬

主編者

施蛰存

發行人

張靜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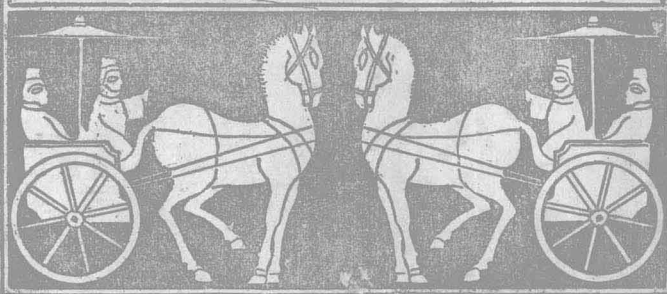
所

上海雜誌公司

總店：四馬路三二一四號

分店：永漢北路一三九號

太平路二四八號



初版本1—300本

跋

話本小說始於趙宗其時有所謂說話人者藉鬧市廣場墟集廟會爲婦人孺子村夫叢叟搬說史蹟公案烟粉靈怪傳奇或兼彈唱或爲演說蓋今世攤簧說書之所自起也其所講說底稿卽爲話本今所得見志誠張主管西山一窟鬼拗相公諸篇皆是惟當時祇備參據不爲著作故不惟撰述者何人渺不可考卽每篇是否一人所作亦無從稽索及夫明代話本小說漸爲文人學士所齒及遂有彙集成書付之剞劂以供閱讀者如今所傳京本通俗小說清平山堂話本諸書是也再後則有慧業文人錦繡才子摹其體式自撰專書則拍案驚奇實爲肇始

拍案驚奇三十六卷明凌濛初著其時有馮夢龍者編刊喻世明言驚世通言醒世恆言諸話本集盛行於世其間容有馮氏自撰諸篇今莫可考凌氏受其影響奮筆有作以一人之力撰刊拍案驚奇初刻二刻兩集凡七十餘篇才藻豐贍頗爲可誦遂與馮氏三言並爲千秋瑜亮

凌氏二拍與馮氏三言既風靡於世。遂有竄易篇章。另標新名。以沽重利。以沽美名者。其書甚多。而今古奇觀一種。則最著聞。蓋浸假而數典忘祖。三言二拍之書。幾無人知之矣。

近年來中國小說之研究。頗爲學人所重。而古籍之發現。又甚夥。顯三言二拍之書。均久晦而顯。誠爲文苑盛事。茲先以拍案驚奇初刻一種。排印傳世。庶凌氏著作。得復其舊觀。而僞書如今古奇觀者。亦無事更炎梨棗矣。

拍案驚奇有凌氏原刊本。清初覆刻本多種。凌氏原本。繡像印刷。兩皆精絕。惜無從借印。甚爲遺憾。本書據清初姑蘇萬元樓覆刻本排印。蓋非善本。錯誤甚多。而繡像數幀。亦以愚漫不可覆印。遂付缺如。文字間有淫猥過甚處。尤不能不略爲刪削。此皆萬不得已事。幸讀者諒宥之。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九月張靜廬識於貝葉山房

拍案驚奇

卷之十九

李公佐巧解夢中言

謝小娥智擒船上盜

贊云：

士或巾幗。

女或弁冕。

行不踰闕。

謨能致遠。

睹彼英英。

慚斯謏謏。

這幾句贊是贊那有智婦人。嘗過男子。假如有一種能文的女子。如班婕妤。曹大家。魚玄機。薛校書。李季蘭。李易安。朱淑真之輩。上可以並駕班揚。下可以齊驅盧駱。有一種能武的女子。如大人城娘子軍。高涼洗氏。東海呂母之輩。智略可方韓范。雄名可賽關張。有一種善能識人的女子。如卓文君。紅拂妓。王渾妻鍾氏。韋臯妻苗氏之輩。俱另具眼法。物色塵埃。有一種報仇雪恥女子。如孫翊妻徐氏。董昌妻申屠氏。龐娥親。鄒僕婦之輩。俱中懷膽智。力敵強梁。又一種希奇作怪。女扮男的女子。如秦木蘭。南齊東陽婁。唐貞元孟姬。五代臨印黃崇嘏。俱以權濟變善藏其用。窺身佳人。既不被入識破。又能自保其身。多是男子漢未必做得來的。而今更說一個遭遇大難。女扮男身。用盡心機。受盡苦楚。又能報仇。又能守志。一個絕奇的女人。真個是千古罕聞。有詩爲證：

俠槩惟推古劍仙。

除兇雪恨只香煙。

拍案驚奇

二五五

誰知估客王奇女。隻手能翻兩姓冤。

這段說文乃是唐元和年間豫章郡有個富人姓謝家有巨產隱名在商賈間他生有一女名喚小娥生八歲母親早喪小娥雖小身體壯健如男子形父親把他許了歷陽一個俠士姓段名居貞那人負氣仗義交游豪俊却也在江湖做大賈謝翁慕其聲名雖是女兒尙小却把來許下了他兩姓合爲一家同舟載貨往來吳楚之間兩家弟兄子姪僮僕等衆約有數十餘人盡在船內貿易輜重充盈如是幾年江湖上都曉得是謝家船昭耀耳目此時小娥年已十四歲方纔與段居貞成婚未及一月忽然一日舟行至鄱陽湖口遇着幾隻江洋大盜的船各執器械團團圍住爲頭的兩人當先跳過船來先把謝翁與段居貞一刀一個結果了性命以後衆人一齊動手排頭殺去總是一個船中躲得在那裏間有個把慌忙奔出艙來又被盜船上人拿去殺了或有得跳入水中只好圖個全屍了湖水浪急總無生理謝小娥乘衆盜殺人之時忙自去了在別船上一個失脚踏下水去了衆盜席捲舟中財寶金帛一空將死尸盡拋在湖中棄船而去小娥在水中漂流恍惚之間似有神明護持流到一隻漁船邊漁人夫妻兩個撈着起來見是一個女人心頭尙暖知是未死拿幾件破衣破襖替他換下濕衣放在艙中跟着小娥口中泛出無數清水不多幾時醒將轉來見在漁船中想着父與夫被殺光景放聲大哭漁翁夫婦問其緣故小娥把湖中遇盜父夫兩人口盡被殺害情由說了一遍元來謝翁與段俠士之名著聞江湖上漁翁也多曾受他小惠過的聽說罷不勝驚異就權留他在船中調理了幾日小娥覺得身子好了他是個點頭會意的人曉得漁船生理淡薄便想道「我怎好攪擾得他」不免辭謝了

他我自上岸一路乞食。再圖安身立命之處。小娥從此別了漁翁夫婦。沿途抄化。到建業上元縣。有個妙果寺。他是尼僧。有個住持尼僧淨悟。見小娥言語伶俐。說着遭難因由。好生哀憐。就留他在寺中心裏。要留他做個徒弟。小娥也情愿出家道。「一身无家。畢竟是皈依佛門。可了終身。但丈夫被殺之仇未復。不敢便自落髮。且隨緣度日。以待他年再處。」小娥自此日間在外乞化。晚間便歸寺中安宿。晨昏隨着淨悟做功果。稽首佛前。心裏就默祈求報應。一日夜間。夢見父親謝翁來對他道。「你要曉得殺我的姓名。有兩句謎語。你牢牢記着。

車中猴。

門東草。

說罷。正要再問。父親撒手而去。大哭一聲。颯然驚覺。夢中之語。明明記着。只是不解。隔得幾日。又夢見丈夫。居貞來對他道。「殺我的人姓名。也是兩句謎語。

禾中走。

一日夫。

小娥連得了兩夢。便道。此是亡靈未泯。故來顯應。却是如何。不把真姓名說了。却用此謎語。想是冥冥之中。天機不可輕洩。所以如此。如今既有這十二字謎語。必有一個解說。雖然我自己不省得。天下豈少聰明的人。不問好歹。求他解說出來。遂走到淨悟房中。說了夢中之言。就將一張紙寫着十二字。藏在身邊了。對淨悟道。「我出外乞食。逢人便去求解。」淨悟道。「此間瓦官寺。有個高僧。法名齊物。極好學問。多與官員士大夫往來。你將此十二字到彼。求他一辨。他必能參得透。」小娥依言。徑到瓦官寺。求見齊公。稽首畢。便道。「弟子有冤在身。夢中得十二字謎語。藏人姓名。自家愚懵。參解不出。拜求老師父解一解。」就將袖中所書一紙。雙手遞

與齊公齊公看了，想着一會搖首道：「解不得，解不得。但老僧此處來往人多，當記着在此。逢入問去，倘遇着高明之人，解得，當以相告。」小娥又稽首道：「若得老師父如此留心，感謝不盡。」自此謝小娥，沿街乞化。逢人便把這幾句，請問。齊公有客來到，便舉此謎語相商。小娥也時時到寺中，問齊公消息。如此多年，再沒有一個人解得出。却說唐定和八年春，有個洪州李判官李公佐，在江西解任，扁舟東下，停泊建業，到瓦官寺遊耍。僧齊公一向與他相厚，出來接陪了，登閣眺遠，談古說今。語話之次，齊公道：「檀越博聞，閱覽今有一謎語，請檀越一猜。」李公佐笑道：「吾師好學，何至及此。稗子戲。」齊公道：「非是作戲，有個緣故。此間孀婦謝小娥，示我十二字謎語，每來寺中求解。說道中間藏着仇人名姓，老僧不能辨，遍示來往遊客，也多懵然。已多年矣，故此求明公一商之。」李公佐道：「是何十二字，且寫出來試猜猜看。」齊公就取筆把十二字寫出來。李公佐道了一遍道：「此不難解，何至無人識得。」遂將十二字念了又念，把頭點了又點，靠在窗檻上，把手在空中畫了又畫，默然想了一會，拍手道：「是了是了，料无一差。」齊公速要請教。李公佐道：「且未說破，快去召那個孀婦來，我解與他。」齊公即叫行童到妙果寺，尋取謝小娥來。齊公對他道：「可拜見了此官人，能解謎語。」小娥依言上前拜見了。畢，公佐開口問道：「你且說你的根由來。」小娥嗚嗚咽咽哭將起來，好一會說話不出。良久纔說道：「小婦人父及夫，俱爲江洋大盜所殺，以後夢見父親，說道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又夢見夫來，說道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自家愚昧，解說不出。遍問傍人，再無人省悟。歷年已久，不識名姓，報冤無路，啣恨無窮。」說罷又哭。李公佐笑道：「不須煩惱，依你所言，下官俱與審詳在此了。」小娥住了哭，求明示。

李公佐道：「殺你父者是申蘭，殺你夫者是申春。」小娥道：「尊官何以解之？」李公佐道：「車中猴，車中去上下各一畫，是申字。申屬猴，故曰車中猴。草下有門，門中有東，乃蘭字也。禾中走，是穿田過田出兩頭，亦是申字也。一日夫者，夫字加一畫，下一日是春字也。殺汝父者是申蘭，殺汝夫者是申春，明矣。何必更疑？」齊公在傍聽解罷，撫掌大笑道：「數年之語，一日豁然，非明公聰鑒蓋世，何能及此？」小娥愈加慟哭道：「若非尊官到底不曉仇人名姓，冥冥之中負了父夫。」再拜叩謝，就向齊公借筆來，將申蘭申春四字寫在內襟一條帶子上了，折開裏面，反將轉來，仍舊縫好。李公佐道：「寫此做甚？」小娥道：「既有了主名，身雖女子，不問那裏，誓將殺此二賊，以復其冤。」李公佐與齊公嘆道：「壯哉壯哉，然此事却非容易。」齊公道：「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此婦堅貞之性，數年以來，老僧頗識之，彼是不肯作浪語的。」小娥因問齊公道：「此間尊官姓氏，宜族願乞示知，以記不忘。」齊公道：「此官人是江西洪州李二十三郎也。」小娥再三頂禮念誦，流涕而去。李公佐飲罷了酒，別了齊公，下船解纜，自往家裏。小娥自得李判官解得二盜姓名，便立心尋訪，自念身是女子，出外不便，心生一計，將累年乞化所得銀錢，買了衣服，打扮作男子模樣，改名謝保，又買了利刃一把，藏在衣襟底下。想道：「江湖裏遇的盜，必是原在江湖上走，方可探聽消息。」日逐在埠頭伺候，看見船上有雇人的，就隨了去。傭工度日，在船上時，操作勤謹，並不懈怠，人都歡喜僱他。他也不拘一個船上，有雇着的，便去商船上下往來之人，看看多熟了，小心謹祕，並不露一毫破綻出來。但是船到之處，不論那裏上岸挨身，察將體訪。如是年餘，竟無消耗。一日，隨得一個商船，到潯陽郡，上岸行走，見一家人家門戶上，有紙榜一張，上寫道：「僱

人使用願者來投。小娥問鄰居之人。此是誰家雇人。隣人答道：「此是申家家主叫做申蘭。是申大官人時常要到江湖上做生意。家裏止是些女人。無個得力男子看守。所以僱喚。」小娥聽得申蘭二字。觸動其心。心裏便道：「果然有這個姓名。莫非正是此賊。」隨對隣人說道：「小人情願投賃傭工。煩勞引進則個。」隣人道：「申家急等人用。一說便成的。只要做個東道謝我。」小娥道：「這個自然了。」隣人問了小娥姓名地方。就引了他。一逕走進申家。只見裏邊踱出來個人來。小娥見了。喫了一驚。心裏道：「這個人豈不是殺人強盜麼。」便自十分上心。只見隣人道：「大官人要僱人。這個人姓謝名保。也是我們江西人。他情愿投到大官人門下使喚。」申蘭道：「平日作何生理的。」小娥答應道：「平日專在船上趁工度日。埠頭船上多有認得小人的。大官人去問問看就是。」申蘭家離埠頭不多遠。三人一同走到埠頭來。問問各船上。多說着謝保勤緊小心。志誠老實。許多好處。申蘭大喜。小娥就在埠頭這個認得的經紀家裏。借着紙墨筆硯。自寫了僱工文契。要鄰人做了保人。交與申蘭收着。申蘭就領了他。同隣人到家裏來。取酒出來。請媒。就叫他陪。小娥就走到廚下。撥東撥西。送酒送茶。甚是熱分。申蘭取出二兩工銀。先交與他了。又取二錢銀子。做了媒錢。小娥也把自己銀秤出二錢來。送那鄰人。隣人千歡萬喜。拜謝自去了。申蘭又領小娥去見了妻子蘭氏。自此小娥只在申蘭家裏做工。小娥心裏看見申蘭家裏。明知是不良之人。想着夢中姓名。必定有據。大分是仇人。然要哄得他喜歡。就近方好探得真確。乘時取事。故此千喚千應。萬使萬當。毫不逆着他。一事故也是申蘭冤業所在。自見小娥便自分外喜歡。又見他老實可愛。一刻不離左右。沒一句說話不與謝保商量。沒一件事體不叫謝保營幹。

沒一件東西不把謝保收拾已做了申蘭貼心服之人。因此金帛財寶之類盡在小娥手中出入。看見當時船中掠去錦繡衣服寶玩器皿等物都在申蘭家裏。正是見鞍思馬。親物傷情。每遇一件。常自暗中哭泣多時。方纔曉得夢中之言有準。時刻不忘仇恨。却又怕他看出。愈加小心。又聽得他說有個堂兄弟。叫做二官人。在隔江獨樹浦居住。小娥心裏想道：「這個不知可是申春否。父夢既應。夫夢必也不差。只是不好問得姓名。怕惹疑心。如何得他到來。方好探聽。」却是小娥自到申蘭家里。只見申蘭口說要到二官人家去。便去了。經月方回。回來必然有好些財帛。歸家便去付交與謝保收拾。却不會見二官人到這裏來。也有時口說要帶謝保同去走走。小娥曉得是做私商勾當。只推家脫不得身。申蘭也放家裏不下。要用謝保看家。再不提起了。但是出外去。只留小娥與妻蘭氏。同一兩個丫鬟看守。小娥自在外廂歇宿照管。若是蘭氏有所差遣。無不遵依。停當。合家都歡喜他。是個萬全可托得力的人了。且說小娥在家多閒。乘坐便去交接那鄰近左右之人。時常買酒買肉。破費錢鈔。在他們身上。這些人見了小娥。無不喜歡。鄰居的若看見有個把豪氣的能事了得的。更自忍氣耐心結納。或救濟他乏。或結拜弟兄。總是做申蘭這些不義之財不着。申蘭那裏曉得。何況又且信托他的。那裏來查底細帳。落得做人情。小娥爲報仇心重。故此先用工夫。結識這些黨羽在那裏。只爲求得申春消息。恐怕走了風。脫了仇人。故是申蘭在家裏時。幾番好下手時。小娥忍往不動。如此過了兩年零。忽然一日。有人說江北二官人來見。只見一個大漢。同了一夥拳長臂大之人。走將進來。問道：「大哥何在。」小娥應道：「大官人在裏面。等謝保去請出來。」小娥便去向申蘭說了。申蘭走出堂前來道：「二弟多時不來。甚風吹得

到此。况且又同衆兄弟來到。有何話說。」二官人道：「小弟今日江上獲得兩個二十斤來重的大鯽魚。不敢自吃。買了一罈酒來。與大哥同享。」申蘭道：「多承二弟厚意。如此大魚。也是罕物。我輩得神道福祐多年。我意欲將此魚此酒。再加些鷄肉菓品之類。賽一賽神。以謝福庇。然後我們同散福受飲。方是不然。只一味。也不好下酒。况列位在此。無有我不破鈔反吃白食的道理。二弟意下如何。」衆人拍手道：「有理有理。」申蘭就叫謝保過來。向二官人道：「這是我家僱工。極是老實勤緊可托的。」就叫分付他去買辦食物。小娥領命走出一霎時。就辦得齊齊整整。擺列起來。申春道：「此人果是能事。怪道大哥出外。放得家裏下。元來有這樣得力人在這里。」衆人都贊嘆一番。申蘭叫謝保把福物擺在一個家堂。供養神道前了。申春道：「須得寫衆人姓名。通誠一番。我們幾個都不識字。不道這事。却來不得。」申蘭道：「謝保寫得好字。」申春道：「又會寫字。難得難得。」小娥就走去拿了紙筆。排頭寫來。少不得申蘭申春爲首。其餘各報將名來。一個個寫了。小娥一面寫着。一頭記着。方曉得果然這個叫做申春。敬神已畢。就將福物收去。整理一整。重新擺出來。大家盡興歡談。却不隄防小娥是有心的。急把衆人名字。一個個都記將出來。寫在紙上。藏好了。私自嘆道：「好個李判官。精悟玄鑿。與夢語符合如此。此乃我父我夫精靈不泯。天啓其心。今日仇人都在我志將了。」急急走來伏侍。只揀大碗。頻頻斟與蘭春二人。二人都是酒徒。見他如此殷勤。一發喜歡。大碗價只故吃了。那裏猜他有甚別意。天色將晚。衆賊俱已酣醉。各自散去。只有申春留他在這裏過夜未散。小娥又滿滿斟了熱酒。奉與申春道：「小人謝保。到此兩年。不曾伏侍二官人。今日小人借花獻佛。多敬一盃。」又斟大盃與申蘭道：「大官人請

陪一陪。」申春道：「好個謝保，會說會勸。」申蘭道：「大官不要辜負他孝敬之意，盡量多飲一盃纔是。」又與申春說謝保許多好處。小娥謙稱一句，就獻一盃，不乾不住。兩個被他灌得十分酩酊。元來江邊苦無好酒，羣盜吃得是燒刀子。這一盃是他們因要盡興，買那真正堆花燒酒，是極狠的。况吃得多了，豈有不醉之理。申蘭醉極苦熱，又走不動了，就在庭中坦了衣服倒了。申春也要睡，還走得動。小娥就扶他到一個房裏眠好了。走到裏面看時，元來蘭氏在廚下溫酒時，聞得酒香撲鼻，因吃夜飯也自吃了碗把兩個丫鬟遞酒出來，各個偷些嘗嘗。女人家經得多少濃味，一個個伸腕打盹，却像着了孫行者虛睡蟲的小娥，見如此光景，想道：「此時不下手，更待何時？」又想道：「女人不打緊，只怕申春這廝未睡得穩，却是利害。」就拿把鎖把申春睡的房子鎖好了，走到庭中衣襟內，拔出佩刀，把申蘭一刀砍了他頭，欲待再殺申春。小娥見申春起初走得動，只怕還未甚醉，不敢輕惹他，忙走出來，隣里間叫道：「有煩諸位，與那出力拿賊則個。」隣人多是平日與他相好的，聽得他的聲音，多走將攏來，問道：「賊在那里，我們幫你去拿。」小娥道：「非是小可的賊，乃是江洋殺人的大強盜，贓證俱在，今被我灌醉鎖住在房中，須賴衆力擒他。」小娥平日結識好些好事的人在內，見說是強盜，都摩拳擦掌道：「是甚麼人？」小娥道：「是小人的主人，與他兄弟，慣做强盜，家中貨物千萬，俱是贓物。」內中也有的道：「你在他家中，自然知他備細不差，只是沒有失主被害，不好鹵莽得。」小娥道：「小人就是被害失主。小人父親與一個親眷，兩家數十口都被這夥人殺了，而今家中金銀器皿上還有我名字記號，須認得到的。」一個老成的道：「此話是真，那申家踪跡可疑，身子常不在家，又不做生意，却如此暴富，我

們只是查不着他的實根跡。又怕他兇暴，所以不敢發覺。今既有謝小哥做證，我們助他一臂，擒他兄弟兩個送官。等他當官追究爲是。」小娥道：「我已手殺一人，只須列位助擒得一個。」衆人見說，已殺了一人，曉得事體必要經官。又且與小娥相好的，多恨申蘭的也不少。一齊點了火把，望申家門裏進來。只見申蘭已挺屍在血泊裏，開了房門。申春鼾聲如雷，還在睡夢。衆人把繩索捆住。申春還掙亂道：「大哥不要取笑。」衆人罵他強盜，他兀自不醒。衆人捆好了一齊闖進內房來。那蘭氏飲酒不多，醒得快，驚起身來，見了衆人火把，只道是強盜來了。口裏道：「終日去打劫人，今日却有人來打劫了。」衆人聽得一發道：「謝保之言爲實。」喝道：「胡說，誰來打劫你家。你家強盜事發了。」也把蘭氏與兩個丫環拴將起來。蘭氏道：「多是丈夫與叔叔做的事，須與奴家無干。」衆人道：「說不得，自到當官去對。」此時小娥恐人多，搶散了贓物，先已將平日收貯之處安頓好了，拿鎖封着。又請地方加封。開了一夜，明日押進潯陽郡來。潯陽太守張公升堂，地方人等解到一干人犯。小娥手執仇詞，首告人命強盜重情。此時申春宿酒已醒，明知事發，見對理的却是謝保，曉得哥哥平日必有底眼在他手裏，却不知其中就理。亂喊道：「此是僱工背主假捏出來的事。」小娥對張太守指着申春道：「他兄弟兩個爲首，十年前殺了豫章客謝段兩家數十人，如何還要抵賴。」太守道：「你敢在他家傭工，同做此事，而今待你有些不是處，你先出首了麼？」小娥道：「小人在他家傭工，止得二年，此是他十年前事。」太守道：「這等，你如何曉得有甚憑據？」小娥道：「他家中所有物件，還有些謝段二家之物，即此便是憑據。」太守道：「你是謝家何人，却認得是？」小娥道：「謝是小人的父家，段是小人夫家。」太守道：「你

是男子如何說是夫家。」小娥道：「爺爺容稟小婦人實是女子，不是男子，只因兩家都被二盜所殺，小婦人攪入水中，遇救得活，後來夫托夢說殺人姓名，乃是十二個字謎語，解說不出，便問識者，無人參破，幸有洪州李判官解得是申蘭申春，小婦人就改妝作男子，遍歷江湖，尋訪此二人，到得此郡，有出榜僱工者，問是申蘭小婦人有心，就投了他家，看見他出沒踪跡，又認識舊物，明知他是大盜殺人的仇人，未見申春，不敢動手。昨日方纔同來飲酒，故此小婦人手刃了申蘭，叫彼地方同擒了申春，只此是實。」太守見說希奇，就問道：「那十二字謎語如何的？」小娥把十二字念了一遍。太守道：「如何就是申蘭申春？」小娥又把李公佐所解之言照前述了一遍。太守連連點頭道：「是是是，快哉！李君明悟若此，他也與我有交，這事是真無疑，但你既是女人，扮作男子，非止一日，如何不被人看破？」小娥道：「小婦人冤仇在身，日夜提心弔胆，豈有破綻露出在人眼裏？若稍有洩漏，冤仇怎報得成？」太守心中嘆道：「有志哉！此婦人也。」又與地方人等起來，問着事由。地方把申家向來踪跡可疑，及謝保兩年前僱工，昨夜殺了申蘭，協同擒了申春，縛他家屬，今日解府的話，備細述了一遍。太守道：「贓物何在？」小娥道：「贓物向歸小婦人掌管，昨夜跟同地方，封好在那裏。」太守即命公人，押了小娥與地方同到申蘭家起贓，金銀財貨，何止十萬，小娥俱一一登有簿籍，分毫不爽，即時送交府堂。太守見金銀滿庭，知盜情是實，把申春嚴刑拷打，蘭氏亦加刑拷，都遮抵不得。一一招了。太守又究餘黨，申春還不肯說，只見小娥衣袖中取出所抄的姓名，呈上太守道：「這便是羣盜的名了。」太守道：「你如何知得恁細？」小娥道：「他昨日叫小婦人寫錄名字賽神，小婦憑自記着了，一人也不差。」太守一發嘆

道他能事，便向申春問着這些人住址，遂名記明了。先把申春下在牢裏，蘭氏了環討保官媒，然後點起兵快，登時往各處拘拿，正似甕中捉鱉，沒有一個走得。齊齊擒到，俱各无詞。太守盡成重罪，同申春下在死牢里。乃對小娥道：「盜情已真，不必說了。只是你不待報官，擅自殺戮，也該一死。」小娥道：「大仇已報，立死無恨。」太守道：「法上雖是如此，但你孝行可嘉，志氣堪敬，不可以常律相拘待我。申請朝廷，討個明降，免你死罪。」小娥叩首稱謝。太守叫押出取保。小娥稟道：「小婦人而今事跡已明，不可復以男子濶處。只求發在尼庵聽候發落，爲便太守道。」一發說得是。就叫押在近處尼庵，討個收管。一面聽候聖旨發落。太守就將情節上內云：

「謝小娥立志報仇，夢寐感通，歷年乃得明白父仇，又屬真盜，不惟擅殺之條，原情可免。又且立志之事，孝行可旌云云。」

元相十二年四月，明旨批下，謝小娥節行異人，准奏免死，有司旌表其廬。申春卽行處斬。不一日，到薄陽郡府堂，開讀了畢。太守命牢中取出申春等死囚來，讀了犯由牌，押赴市曹處斬。小娥此時已復了女裝，穿了一身素服，法場上看斬了申春，再到府中，拜謝張公。張公命花紅鼓樂，送他歸本里。小娥道：「父死亡，雖蒙相公奏請朝廷恩典，花紅鼓樂之類，決非孀婦敢領。」太守越敬他知禮，點一官娼，伴送他到家。另自差人旌表。此時鬧動了豫章一郡。小娥父夫之族，還有親屬在家的，多來與小娥相見問訊，說起事由，無不悲嘆驚異。里中豪傑，慕小娥之名，央媒求聘的，殆無虛日。小娥誓心不嫁，道：「我混迹多年，已非得已。若今日嫁人，女貞